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七十一

僕固懷恩　梁崇義　李懷光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二十九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為蕃

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懷恩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特進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鬬達諸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及安祿山反從郭子儀討高秀巖于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懷恩功居多肅宗即位於靈武懷恩從郭子

儀赴行在所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乃遣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于迴紇請兵結好迴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請公主遣首領隨懷恩入朝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偽將崔乾祐又襲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自京

率衆來援苦戰二日官軍敗績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
抱馬以渡存者僅半乃奔歸子儀於河東整其餘衆四
月子儀赴鳳翔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
儀窘急使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
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
又從子儀戰于清渠不利歸于鳳翔及迴紇使葉護帥
得數千騎來赴國難南蠻大食之卒相繼而至肅宗乃
遣廣平王為元帥以子儀為副而懷恩領迴紇兵從之

汶水賊伏兵於營東懷恩引迴紇馳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日暮懷恩謂王曰賊必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馬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王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迨明而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為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為王固止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等果逃又從王大破賊於陜西之新店收兩京

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豐國公食實封二百户乾元元年九月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圍相州戰愁思岡凡經五月常為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冠三軍尋充都知兵馬使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又副之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遷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又從李光弼守河陽破周又擒徐璜玉安太清拔懷州皆摧鋒陷敵功

冦諸將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為鬬將懷恩為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為帥以寛厚容衆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為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而光弼持法嚴肅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上元二年從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不利肅宗以懷恩功高恩顧特異諸將至冬加

工部尚書敕李輔國及常衮官送上太官造食以寵之代宗即位拜隴右節度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郭子儀其秋上使中官劉清潭請兵於迴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為史朝義誘之傾國入塞衆號十萬闔中騷擾上使殿中監樂子昂馳於塞上勞之遇於忻州先是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闕可汗毗伽闕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少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懷恩女為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

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詔從之懷恩嫌疑不敢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即令其母便發懷恩與迴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於是進兵歷太原汾晉營于陝州以俟期十月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為中軍先鋒以懷恩為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迴紇兵馬赴陝州幷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迴紇左殺為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乂為後殿自澠池入陳鄭節度李抱玉

自河陽入河南副元帥雍王留陜州懷恩等師至黄水賊徒數萬堅栅自固懷恩陣于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迴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内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拔賊死者數萬朝義領鐵騎十萬來救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决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而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

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萬二千人轉戰于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塡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懷恩乃進收東京及河陽城封其府庫偽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承制釋之悉皆安堵懷恩留迴紇可汗營於河陽乃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以步軍萬餘衆乘勝逐北懷恩常壓賊而行至于鄭州再戰皆捷進至汴州偽節度張獻誠開門出降又

拔滑州追破朝義于衛州偽睢陽節度田承嗣李進超李廬達等兵馬四萬餘衆又與朝義合據河來拒瑒連盤濟師登岸薄之賊黨悉奔長驅至昌樂縣東朝義率魏州兵馬來戰又敗走達盧來降賊徒震駭於是相州偽節度薛嵩以相衛洺邢趙五州降于李抱玉髙輔成尚文悊偽恒陽節度李寳臣以深恒定易四州降于河東節度辛雲京朝義至貝州又與偽大將薛忠義兩節度合瑒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軍以俟變朝義領衆三萬

幷攻貝來攻瑒令高彦崇渾日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之賊半渡伏發合擊而走之其時迴紇又至官軍益振瑒卷甲馳之大戰于下博縣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崩之積屍擁流而下朝義又走莫州於是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廷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于下博進軍莫州城下朝義與田承嗣頻出挑戰大敗而旋臨陣殺其偽尚書敬榮朝義懼自分萬餘衆投歸義縣留承嗣守城於是淄清節度侯希

逸繼諸將同為攻守凡月餘日瑒與高彥崇侯希逸薛兼訓等以衆三萬追及朝義於歸義縣交鋒而賊潰屬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送降款瑒頓兵於其境遣懷仙分兵追躡二年三月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温泉栅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又降田承嗣之軍河北悉平懷恩乃與諸將班師先是去冬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遂授河北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

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仍加實封四百戸通前一
千戸春又加太子少師充朔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
大使食實封五百戸莊宅各一所仍與一子五品官髙
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
使實封三百戸仍與一子五品官髙彦崇太子賓客依
舊朔方右廂兵馬使實封二百戸莊宅各賜一所與一
子五品官遂詔懐恩統可汗還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
潞州與迴紇可汗會出太原之北懐恩初至太原辛雲

京以可汗是其子壻疑其召戎閉闗不報且懼可汗相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戰無役不從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自以為功無以讓至是又為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州㑹中官駱奉先使于雲京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為約逆狀已露乃與奉先厚結歡奉先迴至懷恩所其母數讓奉先曰爾等與我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

起舞奉先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貺奉先遽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為令節奉先固辭懷恩苦邀之命藏其馬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收吾馬是將害我也奉先懼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其馬奉先使迴奏其反狀懷恩累表請誅雲京奉先上以雲京有功手詔和解之懷恩遂有貳於我至七月改元廣德册勲拜太保仍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幷階仍實封五百戶僕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實封一百戶仍賜鐵券以名

藏太廟畫像於淩烟閣尋以瑒爲御史大夫朔方行營
節度懷恩以寇難已來一門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
女嫁絶域再收兩京皆導引迴紇摧滅强敵而爲人媒
孽蓄性擴戾怏怏不已乃上書自敘功伐曰廣德元年
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
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懷
恩刺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
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邉塞爰自祖父早沭國恩臣年未

弱冠即蒙上皇驅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埸叨承先帝報功時年已授特進洎乎祿山作亂大振王師臣累任偏禆決死靜難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仗皇天之威神滅狂胡之醜類無何思明繼逆又據東周宸極不安海內騰沸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權誓雪國讎以匡時難闔門忠烈咸願殺身野戰攻城皆先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姪沒於軍前九族之親十不存一縱有在者瘡痍徧身況陛下潛龍之時親統師旅臣忝事麾下

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末捐宫館之時臣頻立微效累霑官賞遂被輔國等讒害幾至破家便奪兵權逾年宿衛臣雖内省無疚終懼讒佞傾危以日繼時命懸秋葉至將歸骨泉壤永謝明時幸遇陛下龍躍天衢繼纉鴻業知臣負謗察臣丹心遂開獨見之明杜絶衆多之口特拔臣於汧隴再任臣於朔方誠謂遊魂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駑蹇之力効錐刀之功上荅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馬之志去年秋末迴紇仗義而來士

庶不知悉皆驚駭陛下以臣與其姻婭令至太原祇迎一切事宜許臣遂便處置遂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尅復洛陽平蕩幽薊惟有神策兵馬頓軍獨住陳留可汗時在洛陽即被朝恩猜阻要為流議已失蕃情臣自平賊却迴天恩又令餞送臣遂罄竭家產為國周旋發遣外蕃貴圖上道行至山北被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蕃夷怨怒早欲相讎臣遂彌縫方得出界及其祖餞事了迴至太原臣忝

跡羈司又承重寄奉先雲京曽無禮數閉關不出相看臣遂過汾州休息士馬凡經數日不遣一介知聞自以行事乖踈恐臣先有論奏遂乃構其謗黷妄起異端扇動軍城以為設備又臣從潞府過日見抱玉祗迎迴紇應事用心懇稱家資罄於公用又與臣馬兼銀器四事臣與迴紇處得絹便與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贈令被抱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貺便為結託之私貴在厚誣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採聽流言欲令忠直之臣枉

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明夙夜三思臣罪

有六往年同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數軍兵圍不解臣

不顧老母走投靈州先帝嘉臣忠誠遂遣徵兵討叛使

得河曲清泰賊徒奔亡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一也臣男

玢嘗被同羅虜將蓋亦制不由已旋即棄逆歸順却來

投臣臣斬之以令士衆且臣不愛骨肉之重而徇忠義

之誠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遠藩為

國和親合從討難致使賊徒殄滅寰宇清平是臣不忠

於國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顧危亡身先行陣父子効命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帥之權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節度使皆握强兵臣之撫綏悉安反側州縣既定賦税以時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五也臣叶和迴紇戡定兇徒天下削平蕃夷歸國使其永為鄰好義著急難萬姓安寧干戈止息二聖山陵事畢陛下忠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延頸轅門以待斧鑕過此以往更無他

違陛下若以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吴卒浮屍於江上大夫種霸越終賜劒於稽山唯當吞恨九泉銜寃千古復何訴哉復何訴哉且葵藿尚觧仰陽犬馬猶能戀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輕夙夜思奉天顔豈暫心離魏闕誠恐以忠獲罪軀鏡不遥頃者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况來瑱功業素髙人多所忌不審聖衷獨斷復爲姦臣弄權臣欲入朝恐罹斯禍諸道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此近聞追詔數人並皆不至

實畏中官讒口又懼陛下損傷豈唯是臣不忠只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先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用彌深皆由同類相從致蒙蔽聖聰人皆懼死誰復敢言臣義切君臣志憂社稷若無極諫有負聖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鑊況今西有犬戎背亂東有吳越不進均房羣盜縱横鄜坊稽胡草擾陛下不思外禦而乃內忌忠良何以混一車書而使梯航納貢天下至大豈可暫輕伏承四方教奏之人引對之時陛下皆云與

驃騎商量曾不委寄臣可否或有稽留數月不放歸還
遠近之心轉加疑阻且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
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奬却信嫉妬
謗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毀黷弓藏鳥盡兎死犬
烹臣昔謂非今方知實且臣息軍汾上闗鍵大開收馬
放羊曾無守備分兵數郡貴免般糧勸課農桑務安黎
庶有何狀跡而涉異端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為馬
陛下儻斥逐邪佞親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陳政化使君

臣無二天下歸心則窺邉之戎不足爲患梗命之寇將復何憂偃武修文其則不遠陛下若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愈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令戎事已安糧儲且繼深願一至闕下披露心肝再覩聖顔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將士留連臣今便託巡晉絳等州於彼遷延且任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濊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

待臣如初浮謗不入臣當死節王命誓酬國恩仍請遣
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臣即便與同行冀獲蹈舞軒陛
鄙臣愚慮不顧死亡輕觸天威戰汗無地九月上以迴
紇近塞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待
之恐其不信詔黄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諭旨且察其
去就遵慶既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
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説之曰公以讒
言交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

公不見來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以走誅懷恩然之明日又以懼死為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不可遵慶復命御史大夫王翊自迴紇使還懷恩與可汗往來恐洩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衆攻雲京雲京出戰瑒大敗而旋進圍榆次朝廷患之先是尚書右丞顔真卿請奉詔召懷恩因以真卿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真卿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

陛下避狄于陜郊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犇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攘去犬戎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部曲恩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禍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為朔方兵馬使張惟岳等四人斬其首獻於闕

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餘衆聞子儀到朿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命其衆復振上念其勲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終不從其母月餘日竟以壽終又遥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餘並停是秋為鄉導誘吐蕃十萬入寇涇邠州祭來瑱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儀拒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徵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糺合諸蕃衆號二十萬南犯京師遣吐蕃之衆自北道先寇醴

泉奉天任敷鄭涯郝德自東道寇奉先同州羌渾奴剌之衆自西道寇盩厔鳳翔朝廷大駭詔遣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中渭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領迴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舁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之張韶代領其衆為徐璜玉所殺璜玉領其衆又

為范志誠所殺志誠領其衆迴紇進寇涇陽諸軍堅壁不戰吐蕃相持二十餘日又聞懷恩死與迴紇爭長自相疑貳莫敢先進遂大掠居人焚燒舍宇驅男女數萬而去所過踐禾穀殆盡迴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以自効子儀分兵隨之大破吐蕃於涇州界任敷又敗走羌渾又多降於李抱玉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衆為國大患士不觧甲糧盡餽軍適幸天亡而上為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羣臣以聞上

為之憫然曰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閏十
月懷恩姪名臣領千餘騎來降
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於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鈎
後為羽林射生從來瑱於襄陽沉默寡言衆悅之累遷
為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來瑱被誅戍
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來襄州與同列李
昭薛南陽相讓為長不決諸將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
可遂推崇義為帥寶應二年三月崇義殺昭與南陽以

脅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以襄州薦屢兵禍屈法含容姑務息人也歷御史中丞大夫尚書遂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為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然於羣兇地最褊兵最少法令最理禮貌最恭其地跨東南之衝數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所親嘗勸其來朝崇義曰吾本帥來公有大勲庸當上元中以閹豎讒譖逡巡稽召及代宗嗣位不俟駕行旋見誅族今吾釁盈而事久若之何見

上建中元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興師討崇義崇義懼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爲變崇義聞之請罪昔坐決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初劉文喜作難舟嘗入其城說利害文喜拘之會帳下殺文喜而降四方反側者聞之謂舟必能覆軍殺將是以皆惡及舟至又勸其入覲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二年春發五使宣諭諸道而舟復如荆襄崇義慮有變拒境不納上言軍中疑懼請換他使緜是益不安兇謀日

深竄倐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皐光方自疑阻朝廷將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乃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劵誓之兼授其祼將藺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崇義益恐怖誤持滿而受命藺杲奉詔書又不敢發馳詣崇義請命崇義益疑懼對著號哭不受詔由是徵四方兵使希烈統擊之崇義乃發兵攻江陵以通黔嶺及四望大敗而歸遂屯襄鄧希烈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無遺唯

既而希烈統大軍緣漢而崇義使將翟暉杜少誠迎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復合於涑口又破之二將求降希烈受之使統本兵入襄陽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老小閉壁將守者斬關爭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義與其妻投井而死傳首闕下其親戚希烈皆戮之選其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常為朔方列將以戰功賜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

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上元中累遷試太僕太常卿主右衛兵將積功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為朔方軍都虞候永泰初實封三百戸大歴六年兼御史中丞閒一年兼御史大夫加為軍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寛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懐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為理十二年以母憂罷職明年起復本官仍兼邠寧慶三州都將德宗即位罷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隷諸將遂以懐光起復

檢校刑部尚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先是懷光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為西邊要防矣建中初涇原四鎮節度使叚秀實為宰相楊炎所惡徵為司農卿上將復城原州乃以懷光兼涇州刺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使時懷光挾私怨新誅殺朔方舊將溫儒雅等數人涇州軍士咸畏之劉文喜因衆不欲遂以城叛詔朱泚與懷光

將兵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户邠寧節度等使如故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步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悅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營壘未設因與滔等大戰于愜山為滔等所敗復為悅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尋加同平章

事益實封二百戶自是與滔等相持不戰明年十月涇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既僭大號遣中使馳告河北諸帥懷光率軍奔命時屬泥淖懷光奮厲軍士道自蒲津渡河敗泚騎兵於醴泉直赴奉天前數日先遣裨將張韶持表封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壍呼城上人曰朔方軍使也乃以繩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矢時上在重圍中守拒益急既知懷光軍至令張韶號令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泚兵於魯店泚乃觧兵還走

入城懷光性麤厲踈愎縁道數言盧杞趙賛白志貞等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等微知之懼甚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泚收復京師不可許至奉天德宗從之懷光屯軍咸陽數上表暴揚杞等罪惡上不得已為貶杞趙賛白志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殺之懷光既不敢進軍遷延自疑因謀為亂初詔遣崔漢衡使於吐蕃出兵佐收京城蕃相尚結賛曰蕃法進軍以統兵大臣為信今奉制

書無懷光名署故不敢前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用蕃軍懷光堅執言不可者三不肯署制詞慢且謂贄曰爾何所能興元元年二月詔加太尉兼賜鐵券遣李昇及中使鄧鳴鶴齎券喻旨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凡人臣反則賜鐵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詞氣益悖衆為之懼時懷光部將韓遊瓌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瓌書約令為變遊瓌密奏之翌日懷光又使趣之遊瓌復奏聞數日懷光又使趣遊瓌為門者所捕懷光

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須引避由是上遽幸梁州時李晟已移軍東渭橋懷光復刼李建徽楊惠元等軍移於好時其下頗多攜貳先是朱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之懷光慮無所得益疑懼不自安居二旬乃驅兵分為部隊掠涇陽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將孟涉段威勇自三原擁兵三千餘人奔歸李晟懷光不能遏韓遊瓌殺懷光留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已反乃令城守馳表以聞上於

是授遊瓌休顏節度使乃除懷光太子太保罷其餘管其所管委本軍擇一人功高望崇者統之皆不奉詔四月懷光至河中遂偷有同絳等州按兵觀望李晟既收復京師上遣給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詔徵之懷光素服受命巢父乃宣言於衆太尉軍中誰可領軍事者懷光左右皆胡虜因發怒亂持兵殺巢父及守盈自是繕兵益修守拒上還京師以侍中渾瑊為河中節度副元帥將兵討懷光瑊復破同州屯軍不進數為懷光

所敗時仍歲旱蝗京師初復經費不給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時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帥與瑊及鎮國軍節度駱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鄜坊節度唐朝臣會兵同討懷光燧率軍拔絳州至寶鼎慮懷光西走唐突京邑乃搖軍朝京師既還與瑊先自河東而降其驍將尉珪徐庭光統諸軍以圍河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降燧其子璀刃其弟數人乃自殺懷光死時年五十七尋詔以男一人為嗣賜

莊宅各一所仍還懷光屍首任其收葬妻子並徙澧州
五年又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絶義之弘也
昔蔡叔圮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
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
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
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歳盜臣竊
發國步多虞朕狩于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
興涿鹿之功徵師未達于諸侯衛士且疲于七萃而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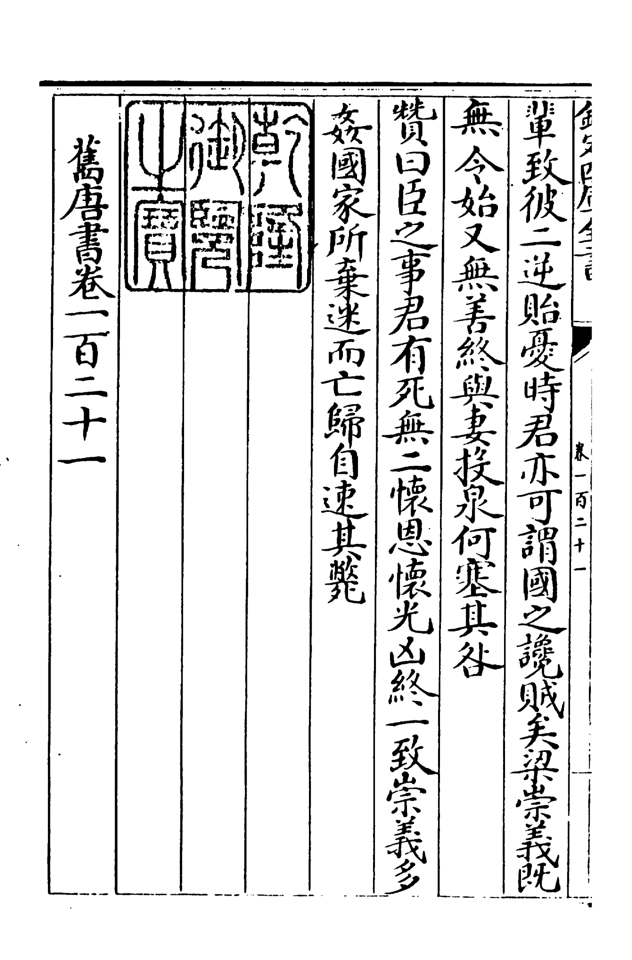
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棄同即異捨順效逆為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寤復而梟音益厲狶突莫遷大戮所加曾無噍類雖自貽伊戚與衆棄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矣以其前效猶在孤魂無歸懷之憫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惠冀以化成保合太和期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冑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

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實不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初懷光授首其子璀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勲哀其絶後乃命承緒繼之

史臣曰僕固懷恩李懷光咸以勇力有勞王家為臣不終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辛雲京駱奉先盧杞白志貞

輩致彼二逆貽憂時君亦可謂國之蟊賊矣梁崇義既無令始又無善終與妻投泉何塞其咎

贊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懷恩懷光凶終一致崇義多姦國家所棄迷而亡歸自速其斃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僕固懷恩傳懷恩領回紇兵從之汶水○沈炳震曰按

西京無汶水回紇傳作澶當從傳

公不見來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以走

誅○向疑有誤新書云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及誅文

義較明

張韶代領其衆為徐璜玉所殺○新書回鶻傳韶為懷

恩囚死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謄録監生臣孫晉元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七十二

張獻誠 弟獻恭 獻甫 獻恭子煦 路嗣恭 子恕 曲環

崔漢衡 楊朝晟 樊澤 李叔明 裴胄

張獻誠陝西平陸人幽州節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守珪之子也天寶末陷逆賊安祿山受偽官連陷史思

明為思明守汴州統逆兵數萬寳應元年冬東都平史朝義逃歸汴州獻誠不納舉州及所統兵歸國詔拜汴州刺史充汴州節度使踰年來朝代宗寵賜甚厚三遷檢校工部尚書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廣德二年十月擒南山賊帥高玉以獻永泰二年正月獻名馬二絲絹雜貨共十萬匹是月兼充劒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封鄧國公西川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衆戰於梓州為旰所敗獻誠僅以身免大歴二年四月獻誠以疾

上表乞歸私第仍薦堂弟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獻
恭以自代詔許之以獻誠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八月
獻誠以疾抗疏辭官無幾卒於私第獻恭守珪之弟守
瑜子累以軍功官至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代獻誠
為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大
歷十三年七月獻恭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建中二年
正月加檢校兵部尚書為東都留守三年正月為太府
卿容州刺史本管經略招討使四年七月與渾瑊盧杞

司農卿段秀實與吐蕃尚結贊築壇於京城之西會盟如清水之儀興元元年六月轉檢校吏部尚書仍與一子正員官盧杞移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獻恭因入對紫宸殿上言高所奏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德宗不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優異德宗顧謂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奈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也如此獻甫守珪弟左武衛將軍贈戶部

尚書守琦之子獻甫少隨諸兄從軍初為偏裨以軍功累授試光祿卿殿中監河中節度副元帥都知兵馬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建中初從節度使賈耽征梁崇義於襄漢以功加太子詹事及幸奉天興元獻甫首至從渾瑊征討有功及復京邑入為金吾將軍時李懷光未平吐蕃侵擾西邊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凡累年軍民悦之貞元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

選險要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從之貞元四年九月吐蕃將尚志董星論莽羅等寇寧州獻甫率衆禦之斬首百餘級吐蕃遁邊城貞元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五月丙申卒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司空賻物有差獻恭子煦嘗隨獻甫征討積戰功累遷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逐出節度使李進賢而屠其家殺判官嚴澈憲宗怒遣煦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仍許以

便宜擊斷九年正月賜絹三萬匹以助軍資河東節度使王鍔遣兵五千會煦於善羊栅詔煦入振武誅作亂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乃定是歲十二月卒贈太子太保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為天下最以其能賜名嗣恭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關內副元帥郭子儀副使知朔方節度營田押諸蕃部落等使嗣恭

披荆棘以守之大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握重兵倔强不受制嗣恭稱疾召至因殺之威信大行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大歴六年七月為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財賦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魚朝恩誅希暹從坐明觀積惡犯衆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効力魏少遊承載意茍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即日杖殺識者稱之大歴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吕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

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瑶敬冕使分其務瑶主大軍當其衝冕自間道輕入招集義勇得八十人以撓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築為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為理著稱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没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

尚書無所酬勞及德宗即位楊炎受其貨始敘前功除兵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加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徵至京師卒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子恕字體仁初嶺南衙將哥舒晃反詔從嗣恭自江西致討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三十為懷州刺史久之轉京兆少尹監門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教練招討等使其後為鄜坊觀

察使太子詹事坐事貶吉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七十三贈洪州都督恕私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曲環陜州安邑人也父彬爲南使正監因家於隴右以環故累贈兵部尚書環少讀兵書尤以勇敢騎射聞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黃河九曲洪濟等城累

授果毅別將安禄山反從襄陽節度魯炅守鄧州拒賊將武令珣戰數十合環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又從李抱玉守河陽南城尋將兵守澤州破賊驍將安曉敎特拜羽林將軍又將別部兵合諸軍同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並同正員隨李抱玉移軍京西大歷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加特進太常卿上初嗣位吐蕃大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往大破戎虜收七盤城威武軍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遁環大振功名而還加

太子賓客賜以名馬與諸將討涇州叛將劉文喜平之
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隴兩軍都知兵馬
使時李納擁兵侵逼徐州令環與劉玄佐同救援累破
李納逆黨環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十月加檢
校左常侍充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
諸軍守固寧陵陳州大破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逆黨
三萬五千人擒其驍將翟暉以獻希烈因遁歸蔡州環
以功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加環兼許

州刺史陳許等州節度觀察加實封三百戶陳蔡二州以希烈擾亂遭剽刧頗甚人多逃竄他邑以避禍環勤身恭儉賦稅均平政令寛簡不三二歲襁負而歸者相屬訓農理戎兵食皆豐羨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卒時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崔漢衡博陵人也性沉厚寛博善與人交釋褐授沂州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奏署掌記累遷殿中侍御史大歷六年拜檢校禮部員外郎為和吐蕃副使還遷右

司郎中改萬年令建中三年爲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相尚結息忍而好殺以常覆敗於劍南思刷其耻不肯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略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戊申以漢衡爲鴻臚卿四年吐蕃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上居奉天吐蕃遣帥佐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

部尚書兼祕書監西京留守無幾真拜兵部尚書為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明年為幽州宣慰使所至皆稱職貞元三年副侍中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凉吐蕃背約瑊僅免時無備預在會免者什無一二士卒死者以千數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結贊令召之以頻使於蕃結贊素信重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五騎送至境上四年七月加檢校吏部尚書晉慈隰觀察使尋加都防禦使十一年四月卒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方為步軍先鋒嘗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為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嘗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為左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懷光反于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韓遊瓌退于邠寧懷光以嘗在

邠寧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于懷光朝晟父懷賓為遊瓌將因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遊瓌即日使懷賓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除遊瓌邠寧節度使間諜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縶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遊瓌營于長春宫懷賓身當戰伐及懷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遂為遊瓌都虞候

時父子同軍皆為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營於軍中後詔徽遊瓌宿衛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為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代韓遊瓌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兵戍寧州及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潛遁歸闕其將卒素驕怠畏張獻甫之嚴因遊瓌夜出衛内千餘人遂叛掠且因監軍楊明義邀奏出奔將范希朝為節度朝晟時為都虞候初逃於郊翌日乃來紿其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由是稍安朝晟及諸將謀

誅首惡者乙卯朝晟率諸將經數日以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各言戎首以歸罪馮餘無所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斬之乃定上擢希朝為寧州刺史以副獻甫獻甫入奏朝晟功加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木波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大夫如故十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

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蕃戎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乘障數日而退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虵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十五年二月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夏

以防秋移軍寧州遘疾來年正月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也父詠開元中舉草澤授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澤長於河朔相衛節度薛嵩奏為磁州司倉堯山縣令建中元年舉賢良對策禮部侍郎于邵厚遇之與楊炎善薦為補闕歷都官員外郎澤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材尋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深禮之尋從鳳翔節度張鎰與吐蕃會盟於清水遷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山南節度

行軍司馬時李希烈背叛詔以普王為行軍元帥徵澤為諫議大夫元帥行軍右司馬屬駕幸奉天普王不行澤改右庶子兼中丞復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尋代賈耽為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澤有武藝每與諸將射獵常出其右人心服之賊衆畏焉頻與李希烈兇黨接戰前後擒降其驍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誠薛翼等收唐隨二州希烈既平澤丁母憂起復右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三年代張伯儀為

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三歲加檢校
禮部尚書會襄州節度曹王臯卒於鎮軍中剽刦擾亂
以澤威惠素著於襄漢復代曹王臯為襄州刺史山南
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卒年五十贈司空
賻布帛米粟有差其日將宴百官廢朝改取他日
李叔明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姓鮮于氏代為豪族兄
仲通天寶末為京兆尹劔南節度使兄弟並涉學輕財
好施叔明初為劔南節度使楊國忠判官乾元後為司

勲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迴紇迴紇接禮稍倨叔明離位責之曰大國通好賢王奉使可汗於大唐子壻豈可恃徼功而傲乎唐法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復命遷司門郎中後為京兆少尹無幾以疾辭除右庶子出為邛州刺史尋拜東川節度遂州刺史後移鎮梓州檢校戶部尚書時東川兵荒之後凋殘頗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撫甿庶夷落獲安大歷末有閬州嚴氏子上疏稱叔明少孤養子於外族遂冒姓焉請復之詔從焉叔明初

不知其從外氏姓意醜其事遂抗表乞賜宗姓代宗以戎鎮寄重許之仍寘嚴氏子於法及駕幸奉天其子昪翊從叔明每私疏誡勵見危臨難當誓以死昪奉父嚴訓果著勲効識者嘉之叔明既朝京師以本官兼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卒謚曰襄叔明總戎年深積聚財貨子孫驕淫歿纔數年遺業蕩盡

裴胄字胤叔其先河東聞喜人今代葬河南伯父寛戶部尚書有名於開元天寶間胄明經及第解褐補太僕

寺主簿屬二京陷覆淪避他州賊平授秘書省正字累轉秘書郎陳少遊陳鄭節度留後奏冑試大理司直少遊罷隴右節度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不得意歸免陳少遊爲宣歙觀察復辟在幕府抱玉怒奏桐廬尉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虛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彥觀察判官許鴻謙有學識栖筠嘗異席事多咨之崔造輩皆所薦引一見冑深重之薦於栖筠奏授大理評事觀察支度使代宗以元載縱恣朝綱徵栖筠入朝内制授御

史大夫方將大用載怙權栖筠居顧問剌舉之職與不平及栖筠卒胄護栖筠喪歸洛陽衆論危之胄坦然行心無所顧望淮南節度陳少遊奏檢校主客員外兼侍御史觀察判官尋為行軍司馬遷宣州刺史楊炎初作相銳意為元載報讐凡其枝黨無漏適會胄部人積胄官時服雜俸錢為贓者炎命酷吏員寓深按其事貶汀州司馬尋徵為少府少監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業遷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移江南西道前江西

觀察使李兼罷省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為月進
冑至奏其本末罷之會京南節度樊澤移鎮襄陽宰相
方議其人上首命冑代澤仍兼御史大夫冑簡儉恒一
時諸道節度觀察使競剥下厚斂製奇錦異綾以進奉
為名又貴人宣命必竭公藏以買其歡冑待之有節皆
不盈數金常賦之外無横斂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
時武臣多厮養畜賓介微失則奏流死冑以書生始奏
貶書記梁易從君子薄其進退賓客不以禮物議薄之

貞元十九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成

史臣曰三獻軍謀臣節克紹家風路嗣恭從微至著執法簡廉環理兵勸農獨彰善政漢衛誠慤奉職朝晟忠孝權謀澤威惠荆襄叔明見危誓死立政惠民胄抱義危行守政奉公皆賢帥矣然嗣恭聚財為功名之瑕玷叔明聚財致子孫之驕淫財之汚人誠可誡也

贊曰張路曲崔樊楊李裴守忠臣之道皆賢帥之才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張獻誠傳充山南西道觀察使○新書作節度使

楊朝晟傳十五年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來年正月卒○新書十七年卒于屯据德宗本紀十五年五月卒當從新書臣德潛按一百四十四卷中復立楊朝晟傳文中略有更易惟前傳云十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後傳云十三年顯然互異

樊澤傳三年代張伯儀為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本紀代嗣曹王臯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列傳第七十三

劉晏　第五琦　班宏　王紹　李巽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祕書省正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遷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寄理

長水入為京兆尹頊之加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
支委府事於司録張羣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為稱職無
何為酷吏敬羽所構貶通州刺史復入為京兆尹戶部
侍郎判度支時顏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為利州刺史晏
舉真卿自代為戶部乃加國子祭酒寳應二年遷吏部
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
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為太子賔客尋授御史大夫
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時

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宮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之食畿縣百姓乃挼穗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為已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書遺元載曰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硖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社稷之竒策也晏賔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荅所知驅馬陜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

黄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凛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遥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兹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為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隄宜勤在官不辭水

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為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稅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

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
雜集航海梯山神聖輝光漸近貞觀永徽之盛其利四
也所可疑者函陜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
成皋五百里中編户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烟爨蕭
條悽慘獸遊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説輹棧車輓漕亦不
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
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毁溉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
長茭決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

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滅木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絶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穴囊橐夾河為藪豺狼狺狺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

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名毀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尅漕引多虞屛營中流掩泣獻狀自此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濟關中文至德初為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榷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歷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

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累遷吏部尚書大歷四年六月與右僕射裴遵慶同赴本省視事敕尚食增置儲供許內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詣省送上八年知三銓選事十二年三月誅宰臣元載晏奉詔訊鞫晏以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同推載皆款伏初晏承旨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覆

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平反之力也十三年十二月爲尚書左僕射時宰臣常衮專政以晏久掌銓衡時議平允兼司儲蓄職舉功深慮公望日崇上心有屬竊忌之乃奏晏朝廷舊德宜爲百吏師長外示崇重内實去其權及奏上以晏使務方理代其任者難其人使務知三銓並如故李靈曜之亂也河南節帥所據多不奉法令征賦亦

隨之州縣雖益減晏以羡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其能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得其術矣凡所任使多收後進有幹能者其所總領務乎急促趨利者化之遂以成風當時權勢或以親戚為託晏亦應之俸給之多少命官之遲速必如其志然未嘗得親職事其所領要務必一時之選故晏没後二十餘

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繼掌財賦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數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雖寢興宴語而無欺紿四方動靜莫不先知事有可賀者必先上章奏江淮茶橘晏與本道觀察使各歲貢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斷道禁前發者晏厚以財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為藩鎮所便晏理家以儉約稱而重交敦舊頗以財貨遺天下名士故人多稱之善訓諸子咸有學藝任事十餘年權勢之重鄰於宰相要官重職

頗出其門既有材力視事敏速乗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有口者必利啗之當大歴時事貴因循軍國之用皆仰於晏未嘗檢轄德宗嗣位言事者稱轉運可罷多矣初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各恃權使氣兩不相得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時人言載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將為載復讎又時人風言代宗寵獨孤妃而又愛其子韓王迥晏密啓請立獨孤為皇后炎因對敭流涕奏言

賴祖宗福祐先皇與陛下不為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之輩揺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以伏罪晏猶領權臣為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當萬死崔祐甫奏言此事曖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當究尋虛語朱泚崔寧又從傍與祐甫救解之寧言頗切炎大怒故斥寧令出鎮鄜坊以摧挫之遂罷晏轉運等使尋貶為忠州刺史炎欲誣構其罪知庾凖與晏素有隙舉為荆南節度以伺晏動靜凖乃奏晏與朱泚書祈救解言多怨望炎又證成其

事上以為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誅使迴奏報誣晏以忠州謀叛下詔暴言其罪時年六十六天下寃之家屬徙嶺表連累者數十人貞元五年上悟方録晏子執經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經祕書郎執經上請削官贈父特追

贈鄭州刺史

第五琦京兆長安人少孤事兄華敬順過人及長有吏才以富國强兵之術自任天寶初事韋堅堅敗官累至須江丞時太守賀蘭進明甚重之會安禄山反進明遷

北海郡太守奏琦為錄事參軍祿山巳陷河間信都等五郡進明未有戰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收地不得即斬進明之首進明惶懼莫知所出琦乃勸令厚以財帛募勇敢軍士出竒力戰遂收所陷之郡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謁見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拜殿中侍御史尋加山南等五道度

支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遷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使如故於是創立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其舊業戶幷浮人願為業者免其雜徭隷鹽鐵使盜煑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橫賦人不益稅而上用以饒遷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請鑄乾

元重寶錢以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與乾元錢及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既而穀價騰貴餓殍死亡枕藉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以琦變法之弊封奏日聞乾元二年十月貶中州長史既在道有告琦受人黄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為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憑即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為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

彼寶應初起為朗州刺史甚有能政入遷太子賔客屬
吐蕃寇陷京師代宗幸陜關内副元帥郭子儀請琦為
糧料使兼御史大夫充關内元帥副使未幾改京兆尹
車駕却復專判度支兼諸道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
累封扶風郡公又加京兆尹改戸部侍郎判度支前後
領財賦十餘年魚朝恩伏誅琦坐與款狎出為處州刺
史歴饒湖二州入為太子賔客東都留守上以其材將
復任用召還京師信宿而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子峯

峯婦鄭氏女皆以孝著旌表其門

班宏衛州汲人也祖思簡春官員外郎父景倩祕書監宏少舉進士授右司禦冑曹後為薛景先鳳翔掌書記又為高適劍南觀察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時青城山有妖賊張安居以左道惑衆事覺多誣引大將冀以緩死宏驗理而速殺之人心乃安既而郭英乂代適以厭人望奏署祕書郎兼雒令以疾免大歷三年遷起居舍人尋兼理匭使四遷至給事中時李寶臣卒

於其位子惟岳匿喪求位上遣宏使成德問疾且喻之惟岳厚賂宏皆不受還報合旨遷刑部侍郎兼官考使時右僕射崔寧考兵部侍郎劉廼上下宏駁曰夷荒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行宣美之名則下開趨競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廼知而謝曰廼雖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尋除吏部侍郎為吐蕃會盟使李揆之副貞元初仍歲旱蝗上以賦調為急改戶部侍郎為度支使韓滉之副遷尚書復副賓

參參初為大理司直宏已為刑部侍郎及參為相領度支土以宏久司國計因令副之且曰朕藉參宰相以臨遠衆務悉委於卿勿以辭也參以宏先貴常私解悅之曰參後來一朝居尚書之上甚不自安一年之後當歸此使宏心喜歲餘參絶不復言宏性剛愎為人聞之且怒食言公事多異楊子院鹽鐵轉運委藏也宏以御史中丞徐粲主之既不理且以賄聞參欲代之宏執不可參又選諸院吏未嘗訪宏乃疏參所用者過惡以聞事

輒留中無何叅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宏進封蕭國公
怨叅以虚號寵之間惡愈甚每奉詔營建宏必極壯麗
親程課役又厚結權倖以傾叅張滂先善於宏宏薦為
司農少卿及叅欲以滂分掌江淮鹽鐵詢之於宏宏以
滂嫉惡慮以法繩徐粲因曰滂强戾難制不可用滂知
之八年三月叅遂為上所疎乃讓度支使遂以宏專判
而叅不欲使務悉歸於宏問計京兆尹薛珏珏曰二子
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於滂必能制宏叅乃薦

滂為户部侍郎鹽鐵使判轉運尚隷於宏而恱之江淮兩税悉宏主之置廵院然令宏滂共擇其官滂請鹽鐵舊簿書於宏宏不與之每署院官宏滂更相是非莫有用者滂乃奏曰班宏與臣相戾廵院多闕官臣掌財賦國家大計職不修無所逃罪今宏若此何以輯事遂令分掌之無幾宏言於宰相趙憬陸贄曰宏職轉運年運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增七十萬斛以實太倉幸無過今職移於人不知何謂滂時在側忿然曰尚書失言甚

矣若運務畢舉朝廷固不奪之蓋由喪公錢縱姦吏故也且凡為度支胥吏不一歲資累鉅萬僮馬第宅僭於王公非盜官財何以致是道路喧喧無不知之聖上故令滂分掌公聞所言無乃歸怨於上乎宏默然不對是日宏稱疾於第滂往問之宏不見惧贄乃以宏滂之言上聞由是遵大歷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滂至揚州按徐粲逮僕妾子姪得贓鉅萬乃徙嶺表故粲得罪宏頗有力焉勤恪官署晨入夕歸下吏勞而未嘗厭苦清白

勤幹稱之於時貞元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三廢朝加贈諡曰敬

王紹本家于太原今為京兆萬年人舊名與憲宗同永貞年改焉少時顔真卿器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奏授武康尉蕭復為常州刺史辟為從事包佶領租庸鹽鐵亦以紹為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阻特移運路自穎入汴紹奉佶表詣闕屬德宗西幸紹乃督縁路輕貨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

親勞之謂紹曰六軍未有春服我猶衣裘紹俯伏流涕
奏曰邑佶令臣間道進奉數約五十萬上曰道路回遠
經費懸急卿之所奏豈可望耶後五日而所督繼至上
深賴焉貞元中爲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
戶部收闕官俸兼稅茶及諸色無名之錢以爲水旱之
備紹自拜倉部便準詔主判及遷戶部兵部郎中皆獨
司其務擢拜戶部侍郎尋判度支後二年遷戶部尚書
德宗臨馭歲久機務不由台司自竇參陸贄已後宰臣

備位而已德宗以紹謹密恩遇特異凡王重務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紹未嘗洩漏亦不矜衒順宗即位王叔文始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尋除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元和初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復以濠泗二州隷焉時承張愔之後兵驕難治紹修輯軍政人甚安之六年徵拜兵部尚書兼判戸部事九年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謚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郡人少苦心為學以明經調補華州參

軍拔萃登科授鄠縣尉周歷臺省由左司郎中出為常州刺史踰年召為給事中出為湖南觀察使銳於為理五年改江西觀察使加檢校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巽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動必察之順宗即位入為兵部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以巽幹治奏為副使佑辭重位巽遂專領度支鹽鐵使榷筦之法號為難重唯大歷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

十萬貫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焉遷兵部尚書明年改吏部尚書使任如故巽精於吏職蓋性使然也雖在私家亦置案牘簿書勾檢如公署焉人吏有過絲毫無所貸雖在千里外其恐慄如在巽前初程异附王叔文貶黜巽知其吏才明辨奏而用之憲宗不違其請异勾檢簿籍又精於巽故課最加衍亦异之助焉巽為吏部尚書卧疾郎官相率省問巽初不言其病與之考校程課商略功利至

其夕而卒然性强很狡惡忌刻頗甚乘德宗之怒謀殺實參物論寃之初參為宰相不悦於巽自左司郎中出為常州刺史仍促其行不數月參貶郴州司馬久之巽自給事中為湖南觀察使郴即屬郡也宣武軍節度使劉士寧以擅襲父任物議不可朝廷不得已而授之及參之貶士寧嘗以絹數千匹賂參巽在湖南具奏其事言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議者寃之巽廉察江西徇喜怒之情而無罪被戮者多矣元和四年四月

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

史臣曰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斂怨以構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衆或問曰鄭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懷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子吏遠近自不欺者何也荅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殁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殖

云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治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舉真卿才忠也滅王縉罪正也忠正之道復出於人嗚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常家見忌於前楊炎致冤於後可為長歎息矣時譏有口者以利啖之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即無以展其才濟其國矣是其術也又何譏焉第五琦促辦應卒民不加賦而國豐饒亦庶幾矣然鑄錢變法物貴身危其何陋哉凡利國者農商之外不可為也宏滂爭權樹

黨皆非令人紿之譁容幹事巽之覈察精辨亦足可稱

贊曰豐財忠良晏道爲長琦宏滂巽咸以利彰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班宏傳滂至揚州按徐粲逮僕妾子侄得贓鉅萬乃徙嶺表故參得罪宏頗有力焉○臣德潛按徙嶺表下明有闕文上初未明竇參之得罪而以故字接下殊不連屬

宏頗有力焉勤恪官署晨入夕歸○臣德潛按宏頗有力焉下亦不應如此接疑有闕文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